

吳汝鈞著

# 「佛學研究方法論」序

冉雲華序  
岑溢成譯

致問題的解決。

中國的佛學歷史悠久，成就輝煌；環視天下，在這方面差堪比擬的國家實在少之又少。可是，回顧我國最近一兩個世紀的佛學著作，成績就大不如前了；不論在數量上和貢獻上，較諸其他國家，尤其是毗鄰的日本，真不啻有天壤之別。語言訓練之缺乏，外國書籍之不流通，對政治思想之偏重、社會之動盪、民生之困乏、戰火之連綿，對中國人的（學術）生活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學術著作之稀少，就是這種處境帶來的後果之一。

在現代學者心目中，方法論是一切科學的研究之管鑑。但我們對佛學研究的貢獻，唯一有效而且快捷的途徑就是方法論的進路。循着這條進路，我們就能從一個正確的起點出發，朝着一個正確的方向推進，這才不致有浪費光陰之虞。基於這樣的想法，我覺得吳教授這部新作，對佛學研究將有重大的震激作用。

跟我國學者有關這個課題的已刊行著作相比較，本書有許多優點。首先，吳教授這部書規模宏闊，內容豐富。書中第一部份屬於概論，內容主要是當今世界佛學研究範圍之概覽。以此概覽作為背景，讀者即能認識到佛學研究的既有工作和成績。這也顯示出這部書之架構是在堅實的基礎和批判性的分析之上樹立起來。通過這些概覽和分析，作者反映出種種佛學研究方法的進路。作者更依照方法的差異，將當今的佛學研究分成若干類別，由此讀者可以大致得悉當世一些特出的研究中心在這方面的重大進展。本書所鋪陳的著作和方法論，清清楚楚地證實了自呂澂之著作出版以後，在不同的學問部門中，在不同的研究中心裏，佛學研究均有長足的進步。與呂澂的著作相比，本書所蒐羅的有關資料，顯然是較為全面。而本書的分類也很謹慎，討論亦很細膩。

本書的第二個優點就是分析極有深度，這表現了一種創造性的努力。我們再以呂澂的著作為例。此書將佛學研究分成四個副標題：三藏的結集（藏經）、佛陀的生平（佛傳）、佛學史（敎史）和各宗義理的研究（敎理）。用術語來說，它們分別代表文獻的、歷史的和哲學的佛學研究。這種研究的規格很明朗，很有學術味。可是作者在書中却全心全意介紹他所見及的有關書籍；

相對之下，關於方法論本身的討論却少得不成比例。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展示出此書在這方面的局限，那就是：在論述哲學性研究的大約八頁半的篇幅裏，只有不足一頁是用作討論哲學研究方法的。假如我們追問甚麼是佛教哲學的研究？呂著只會給我們指出：到他那個時候為止，佛理之研究「通用訓詁及達意之二法」。所謂訓詁法指典籍的比較和語文的訂正；達意法則指通過

一特定時代的一般哲學史來批判地研究一人或一家之基本哲學。對於佛教哲學之要理，呂澂綜合為四個詞語：染、淨、因、果。

這些無疑是佛教哲學的主要問題，可是它們却肯定地不像呂澂的綜述所鋪陳的那麼簡單。

懷着這樣的心理背景，我們就會覺察到吳教授的新著較呂書詳盡和明晰許多。就佛理而言，本書包羅了對佛教真諦的歷史的、哲學的、認識論的、比較宗教的和修行方法的研究。在每個副標題下面，作者都一一介紹有關方面的主要著作，權威學者所使用的方法和他們所達致的結論。這種進路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限制。其中一個優點是讀者可以通過具體的實例來學習方法論。那麼，方法便不是空泛的、無意義的理論。這個優點對我國的讀者尤其重要，因為中國哲學總愛透過具體的例證來理解抽象的真

由於我用了相當的篇幅來比較呂澂的著作和本書，可能會令人產生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我在貶抑呂著以顯揚本書。我是絕無此意的。呂教授是我國佛學研究少數幾位先驅人物之一；在這個範域裏，他曾經有過鉅大的貢獻，許多學者在不同的方面多少都受過他的影響。在早期的學術生涯中，初入佛學之門時，

我閱讀呂教授此書，實在得益不淺；後輩學人，多有同感。因此，我所以將兩書加以比較，不過想表現出這門學科的進展而已。呂書的局限並非呂教授的過失。在過往的五十年裏，佛學研究本身有了長足的進步。在範圍上，在程度上，方法論及其成果都已跨越呂書出版時的二十年代。

批判的精神，是知識進步的條件。我寫作這篇序言時，正抱着這樣的精神。我對本書的讚賞，並不意味我完全同意作者所說的一切。我認為作者之將佛學研究劃為一門學科，仍需有進一步的清楚交待和學理上的證成。而方法論的論證，也有改善之餘地。撇開這些看法上的差異，我仍認為吳教授這本書是很有價值，而且適合時宜，讀者們，尤其是我國年輕一輩的學人，將可從本書得到益處，因為書中鋪列了這門學科的一些尖銳問題。此外，他們還可以從本書認識到新近的研究成果，並可學習如何去分析這些作品。

通過本書，讀者將會發覺佛學研究就像其他的學科一樣，在近數十年間經歷了鉅大的變化。因為這種持久不懈的努力，這門學科才能發展下去。在變化和發展的過程中，新問題和新方法發現了，新學術和新研究完成了，而新知識也積累了。就當代學術而言，歐洲的佛學專家的貢獻最重要，他們對學術界的影響也極鉅大。

在許多歐洲的研究中心裏，佛學研究雖然原是東方究研的一個分支，這並不等於這門學科就能從其他學科中割離出來。在上古和中古西方宗教的研究中，方法和思考得到了發展，而哲學也在有意無意間注入了佛學研究之中。在這個知識背景上面，我們就可追問佛學研究日下的趨勢如何。佛學研究可說是逐漸接近宗教研究。過去，宗教研究大多在基督教的聖經學院或神學院中進行；在那些機構裏，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研究，不易有容身之所。然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局面就大不相同了。在沒有宗教背景的學術機構中，例如北美以至西歐的大學和學院裏，宗教研究日趨蓬勃，而佛學研究更成為宗教研究的主要部份。從許多方面來

有通、亦有明。若佛弟子，先凡夫人時得宿命智，入見諦道中知集因緣，第八無漏心得斷見故，故通變爲明。所以者何？明名見根本，若佛弟子先見聖道，後宿命智生，亦知集因緣力，故通變爲明。佛用是明，知己身及衆生，無量無邊世中，宿命因緣所更種種悉徧知，是爲力。無能壞，無能勝，是名第八力。

生死智力者：佛用天眼，見衆生生死處。凡夫人用是天眼，極多見四天下；聲聞人極多傍見小千世界，上下亦徧見。辟支佛見百千世界，諸佛見無量無邊諸世界。凡夫人天眼智，是通而非明，亦如是，但見所有事，不能見隨業因緣受生。聲聞人所住於三昧中得天眼，卽所住之三昧中能見：若有覺有觀三昧，若無覺有觀三昧，若無覺無觀三昧；佛隨所入三昧中住，欲見盡見；若依無覺無觀三昧中得天眼，入有覺有觀三昧，若無覺有觀三昧中亦能見。佛心雖入餘三昧，天眼不滅。是智慧徧知一切衆生生死所趣，無能壞，無能勝，是名第九力。

漏盡智力者：九力智慧分別有差別，漏盡雖同，但智慧分別大差別。聲聞極大力，思惟所斷結，生分、住分、滅分，三時斷。佛則不爾，一生分時盡斷。聲聞人見諦所斷結使，生時斷；思惟所斷，三時滅。佛見諦所斷，思惟所斷，無異。聲聞人初入聖道時，入時與達時異；佛則一心中亦入亦達，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心中壞一切障，一心中得一切佛法。諸聲聞人有二種解脫：煩惱解脫，法障解脫。佛有一切煩惱解脫，亦有一切法障解脫。佛自然得智慧，諸聲聞人隨教道行得。聲聞人但自知盡漏，諸佛自知盡漏，亦知盡他人漏。佛獨知衆生心中分別有九十八使，一百九十六纏，除佛無有知者。佛亦獨知苦法智，苦比智中，斷爾礙解脫爲增上。佛雖無我、我所着，有無量力，大悲爲度衆生故，但說十力，不爲自讚。佛功德深遠，若佛不自說，無有知者，爲衆生所說，所益甚多。以是故，佛自說是十力。復次，有可度

(上接第22頁「佛學研究方法論」序)

者，必應爲說，所應說中，次第應說十力，若不說，彼不得度，是故自說。不自念爲有名稱故，自說功德。佛清淨語言說法，光明破衆生愚闇，自然有大名稱。以是故，佛自說十力等諸大功德無有失。力名能有所辦，用是十力增益智慧故，能破論議師；用是十種力增益智慧故，能好說法；用是十種力增益智慧故，能摧伏不順；用是十種力增益智慧故，於諸法中得自在。是爲以聲聞法畧說十力義，菩薩摩訶薩欲徧知佛十力，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看，這種新方向是可喜的發展，因爲佛教畢竟是一種宗教，它與其他宗教所面對的，有不少是共同的問題。即使佛教與其他傳統之間並無平行的或歷史的關聯，比較性的探討依然常給佛學研究帶來重大的成果。總之，宗教與宗教之間固然有許多差別，可是它們總有不少相通的地方。

宗教學術的研究通常將學科的進路分成幾類，如：宗教哲學、文獻學、宗教史、宗教心理學等。這樣的分類大致上可以應用於大部份的宗教上面，佛教也不例外。換言之，我們很容易就能將佛學研究的種種作品劃入這些類別之中。事實上，這些方法只是從存在已久的傳統學問中發展出來的科學的成果。除此之外，社會科學對宗教研究也有新的增益。宗教社會學和宗教人類學就是這些新發展的最佳例證。人們也許會認爲這些新興的社會科學與佛教這樣古老的傳統並不相干。但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研究佛教——尤其是亞洲的南傳佛教——的結果，處處證明這些進路對我們認識和理解佛教，都有新的啓發。傳統的和科學的研究經驗之結合，豐富了我們的知識，加深了我們的理解，促進了我們的研究技巧。佛學研究的科學的發展，雖然已超出本書的範圍和目的，但是這個方向的發展肯定會在全體宗教研究中特別是佛學研究裏，佔有基要的地位。從事佛學研究的學者們討論到佛學研究的方法論時，實在不容忽視這些重要的新發展。幾年以後，當有更多同類的作品出版，以及本書增訂再版的時候，希望佛學之科學研究的成績會成爲書中的一部份。